



四

論語集註

四

2801  
48-18





門仁 2801 卷48-18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七章言仁餘多言學本之一身達之一家一國

大略具焉

份按擇不處仁句不處正是不能擇處衰了凡張侗初皆謂既擇而不處是既知而不處似深實非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處上聲焉於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朱子曰擇字因上句為文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居此土豈宜以

為證如何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又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久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為盜賊吾豈可不知所避

論語大全 卷之四 里仁

一 道喜齋



份按薰陶染習宜重看。則恤保愛意只帶說可也。

困勉錄曰。註不作寓言解。蓋此當與事其大夫之賢者同看。與孟子有別。

困勉錄曰。摘訓云。註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而後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為歇後語矣。此說極是。若存疑云。處約不濫。處樂不濫。這便是仁。仁者處約自然不濫。處樂自然不濫。故

言言一之三

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則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夫子稱子賤而歎魯多君子。以此也。○勿軒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益。皆資於人者也。○雲峰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入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新安陳氏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之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蒙引不必謂既知其美。而又不處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樂音洛。知去聲。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雙峰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不仁之人失其本。

曰安仁。知者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濫。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淫。故曰利仁。覺稍差。蓋謂安仁利仁。內包得不濫不淫。意則可謂不濫不淫。便是仁。則不可。○份按存疑之說。大謬。不仁者惟失其本心。故必濫必淫。仁者知者惟能全其本心。故不濫不淫。註中仁者則安其仁。知者則利於仁。皆全其本心者也。無適不然。不易所守。便包得不濫不淫。意雖有深淺不同。皆全其本心者也。非外物能奪則專主不濫不淫。說其語意分明如此。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謂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則不濫不淫之謂也。惟居天下之廣居。故能不濫不移。自有兩

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南軒張氏曰。不仁者。勉強而樂。無所不至矣。○雙峰饒氏曰。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淫。久約者。為飢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為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不覺。至於驕奢。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淫。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淫字是富貴不能淫之淫。○吳氏曰。約與豐對。樂與憂對。對舉之互文也。不仁者不可一日處。聖人之言。待人以厚。故以久長言之。爾。○雲峰胡氏曰。仁義禮知皆吾本心。而仁統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焉。得知則曰失。其是非之本心。此於不仁則直曰失其本心。集註之精密如此。○東陽許氏曰。不仁者。久久約則憂患而諂諛卑屈之態生。苟且邪僻之行作。久富貴則佚樂而驕矜縱誕之氣長。踰節陵分之事興。約者日流於卑下。樂者日過於僭躐。是濫與淫意思。

附語錄問。既失其本心。則便解濫淫。而必以久言之。何故。曰。也有時下未肯恁地做底。聖人說話穩而

論語大全卷之四 里仁

二

讀本



層意存疑奈何即以不濫不淫為仁乎  
困勉錄曰註淫濫二字兼內外說又曰久字長字南軒張氏及吳氏之說不同蒙引以張說為長看來亦可兼說分兩層看便見有可暫處處有不可一日處○份按張說別久字意極醜語類亦云而今說道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蒙引謂張說為長是也然吳說亦不可廢困勉錄謂官兼說其安

今說道他不仁則約便濫樂便淫也有不便恁地底  
○賀孫錄云亦有乍能勉強一時者○讀書錄不仁者不可久處約不可長處樂朱子釋之謂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濫即為貧賤所移而更其節也淫即為富貴所淫而蕩其心也若貧賤不能移即仁者能久處約矣富貴不能淫即仁者能長處樂矣孔孟之言互相發明如此  
**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  
朱子曰仁者溫淳篤厚義理自然具所謂仁也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所謂知也○仁者安仁如孟子說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做更不待安排布置○深謂仁者淺謂知者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

份按亦要克去私意本文無亦字轉釋悞添

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是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慶源輔氏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不易所守知而弗去是也○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原憲環堵閔損汶上魯之季文子齊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雙峰饒氏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仁也利仁者心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仁不過利於仁耳**  
蒙引無適不然對不易所守言只是自然也言亦可約亦可樂無往而不安於仁也  
**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去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



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朱子曰上蔡見識直是高諸解中未有及此者

慶源輔氏曰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所操存其體斯不亡有所經理其用斯不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然

雙峰饒氏曰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說他仁熟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惟仁者內面如此外面亦如此遠近精粗無適不然內謂存處時外謂應事接物時近謂日用常行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事存謂心存理是事理

安仁者非顏閔以上上聲去聖人為不

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

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朱子曰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須知非顏閔以上

上不知此味及到顏閔地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

仁知雖一然世閒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

丘毛伯曰此理在心為存過行於世為彰瘴仁人之能好惡即此心無以尚不使加之行境也○困勉錄曰要思此與舉直錯枉同異彼是以愛之理言此是以心之德言又曰朱子謂當理未必無私無私未必當理此是實意惟公而後能正是正意○份按張

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或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惟聖人自誠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仁○勉齋黃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吳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樊遲亦再問仁知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仁主行也○雲峰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遽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好惡皆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去聲於理程子

所謂得其公正是也程子曰仁者用心以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

朱子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



自烈謂天下未有公而不正者。朱子之說支離之甚。愚觀伊川易傳无妄卦匪正有眚。解義云无妄之道利在真正。失貞正則妄也。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夫无妄之人其心豈致有邪而尚有不合正理者。此即公而不正之說也。朱子集註以無私心然後當理作主語。類諸條却又于其中分出或公而不正。而不公二意。而仍歸重在惟公故能正上。析理最為精密。奈何不得其旨而妄議也。○份按困勉錄謂仁者二字是以人品兼體用。無私當理皆在其內。而又曰無私當理俱在能字內。何也。蓋仁者二字中便含無私當理意。而無私當理乃是正解。

自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閒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程子只著公正兩字解這處。某怕人理會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惡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心。正是箇無所偏向處。○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雙峰饒氏曰忠清章論仁是因事而原其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通考程氏復心曰蓋有無私心而或不能當理者。非仁也。合尹子文是也。有當理而或不能無私者。亦非仁也。陳文子是也。人之於好惡亦猶是耳。即此言之。則公正二字豈無內。○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如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

字也。份按語類有人當理未必無私。有人無私未必當理。是一條。惟公而後能正。又是一條。四書通輯釋并為一說。而歸重惟公故正上。如此并法乃為善善耳。困勉錄曰註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當看得好。不是以無私屬仁者。以當理屬能好惡。份按好善而惡惡乃問證。前程子之言約而盡。條乃答語。不知何故如此分析。

**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朱子曰好善而惡。稍有些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能惡。○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義理。纔有纖毫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理相違悖矣。○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憎而不知其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雲峰胡氏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學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如字。



苟誠也。如苟日新之苟。○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為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為言者。此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朱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存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勿軒熊氏曰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仁則直指本心。尤親切矣。○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為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存疑此為為善未誠而時有出入者。言謂今人多曰我欲為善。然常不免有為惡之事者。此特志仁未誠耳。如其心真實是志於仁了。則所行皆善更

份按認定註中苟誠也。意則志字自不至草草看。而與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之志自不同矣。

丘毛伯曰不處不去若富貴賤上料理則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去做。豈便是仁直是念念見所欲有其於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探之本然之心體自不見有所可處有所可去耳。○困勉錄曰存疑以不濫不淫便是仁。蒙引謂不處不去即是仁。觀丘說可破二家之惑。又曰天下固有不處不去不濫不淫而未得

有為惡之事者決無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

而為惡則無矣。朱子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壹之動。志無惡則志為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通書解曰有心悖理為惡。無心失理為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也。朱子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勉齋黃氏曰博奕鬪狠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為水火盜賊。註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然於



為仁者。仁則自然不處不去。不濫不淫矣。須有分別。○莊忠甫曰。處之去之之心。非必待貧賤富貴之交也。一念稍違。即是開門納寇。身雖未嘗服三公尊貴。而心之處富貴固已久矣。身雖未嘗離草莽。而心之去貧賤固已久矣。

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為可恥。人皆知之。而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子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更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富貴不以道得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附淺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則有害於仁。故君子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初。無害於仁。故君子不去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

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慶源輔氏曰。貪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雙峰饒氏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結上生下。○新安陳氏曰。名者實之實。因名字而遯其實。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造七到反

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

呂晚村云。終食之間。猶中庸所謂須臾。極言其無間斷。非謂專於此著工夫也。從無前後際。看全身乃是法眼。○份按說。統云終食。猶須臾。意不必泥。食上說。最當存疑。引孔子。庶不正。不坐。蔬食菜羹。必祭。君祭先飯之類。當之。陋矣。○又按說。統云造次。顛沛。就



在終食中抽出言之困勉錄謂此可與西山之說並行愚謂二說亦妙蓋無終食之閒違仁只是言末嘗須與離仁耳本兼常變在內然造次顛沛之不違更難於平居暇日之不違故又抽出言之○又按說統謂無違是現成說大謬呂晚村云存養之密只說工夫不說現成無違是用功處得之矣蓋必如呂說方足發明註中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之旨也○困勉錄曰此節連欲惡講則可單拈欲惡則不可袁了凡謂終食之閒未必有富貴貧賤之交而欣戚之情微細流注此即欲惡之真境可謂妙解矣然只說得一半又曰大全以無終食違仁為無時不造次顛沛

為無處不然看來三項內俱兼時地事不必分又曰通章真氏分作三節看饒氏分作兩節看俱通呂晚村曰人將首節看做境末節看做心於是強分內外不知富貴貧賤雖外而不處不去即內無違必於是固內而造次顛沛亦外心境固不可分說也又曰將富貴貧賤看做重大而以終食違仁作小者看悖謬極矣孟子以讓千乘謂以其小者信大者正指此也○困勉錄曰內外二字上下俱有不宜分屬蒙引以省察為存養中一端是矣不知取舍又省察中之一端省察固兼內外取舍亦宜兼內外也又曰此章竊疑有精粗之分無內外之分且富貴

言言大全卷之四

舍上聲之閒而已也

朱子曰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信為次亦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苟且是時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簣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無處而不仁○西山真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貧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時患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時存養已熟至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乃至細密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若無粗底根基豈有遽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於此○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乃用功之序也

其力也然取舍之分去聲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

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朱子曰此言內外大小行則內何以為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為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助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似之差○雙峰饒氏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何君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耶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千乘萬鍾得之若可以為榮然義之不度而有

論語大全卷之四里仁



貧賤取舍。以至終食造次顛沛。皆當兼內外說與安仁利仁不濫不淫一例集註亦未嘗有內外字。唯大全朱子始有內外之說。慶源輔氏又從而瀆之。竊所未安。陸聖若曰。首節是取舍明末節是存養密。存養取舍總是心裡工夫。先儒所謂作三節看一節密一節者是論其工夫淺深。如此未嘗分個界限也。時文將不處不去看在外邊。將無違必於是看。在內裡。妄分箇界限出來。

言言大全卷之四  
善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為辱。不得之若可以為戚。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為樂。人能知此而於二者之間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省察以全吾本心之仁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戰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間。而有終食之違焉。造次之時人所易忽也。而不敢忽。顛沛之地人所易忘也。而不敢忘。必使此心之仁無頃刻之間斷。無毫釐之空闕。而後為至焉。此其所以動靜周流隱顯貫徹而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也。附語錄富與貴貧與賤一章某日學者須是從富貴貧賤處判斷得下方有用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曉須要做下面工夫。若做得下面工夫看上面事愈覺分曉。不處不去若資質好底所見稍明便於這裏也能見得只是未必到無終食不違底意思不處不去乃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其他可見聖人之意不獨是教人於富貴貧賤處做工夫。須是到終日不違顛沛造次都用

以言仁未即是仁也。下面節節說入求仁工夫精密處固不難不處不去路脉亦不廢欲惡之用而求之空虛也。註分首節為取舍而下兩節為存養工夫原是一片却自有淺深粗細之分不處不去只定得箇門路札得脚跟在下面工夫一步精一步一節難一節若於下二節仍粘著富貴貧賤若止完得不處不去便是仁則友重首節而輕下面矣。又曰近人將不處富貴不去貧賤便算做仁便是不違仁工夫何曾見題景又曰終食無違正是全體工夫初入頭人於取舍立得脚住纔好講此節進步是本章之次第也。若此一節工夫完密則投之以千變萬化之取舍

命言大全卷之四  
九  
工方可。學問工夫儘多。聖人去富貴貧賤上做工夫不是處富貴貧賤時節。又如何做工夫。終不成閉過了這處聖人且立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得箇路頭。下面便說到箇細密處。須是先說箇粗後面方到細處。若不是就粗處用工便。要恁地細密也。不得須知節節有工夫。剝了一重又一重。去了一節又一節。○蒙引集註以此為存養之功。按存養二字原出孟子存存其心。養其性。實兼動靜後人因中庸章句次言存養省察之要一句。遂專以為是靜工夫。不知道不可須與離一節。亦自無所不該。故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云云也。如此章之言造次顛沛。豈專是靜時事耶。動意更多也。則存養亦將以為存養於未應事之先乎。是可思也。省察要亦是存養中一端。但係最要緊處。故特提出以警學者。便與存養為對耳。○存疑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通指富貴貧賤取舍至顛沛必於是。言淺說正蒙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晝有存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也。總是心常存而不放。○註中無時無處不必分貼



而無不自得斯其為不處不  
去者又精矣是總註圖義也

呂晚村曰聖人望人只在用  
力處用力只是好惡首節未  
見正為無人如此用力得盡  
兩者字是成其好惡之德之  
人故註下成德字人多誤認  
成德為生安與下二節強分  
天人安勉失之遠矣又曰必  
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  
好惡之力盡即大學傳云決  
去而求必得以自快足也所  
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  
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  
力分別也看朱子於誠意傳  
註云知為善去惡則當實用  
其力可知用力只在好惡惡  
惡真好好色只是用力之盡

故此節無以尚不使加即是  
下節用力所分者在盡不盡  
耳又曰朱子云只是利仁事  
則非安仁可知同是利仁而  
有好惡之分所謂資性生成  
亦非生之性之謂也又曰  
無以尚不使加正有為仁工  
夫在即下文用力處但此指  
已成之德言耳○續困勉錄  
曰首節是案為用力於仁者  
畫一樣子下兩節只是反覆  
以致其深思耳註云成德何  
必專指自然者言之及其成  
功困勉一也無尚不使加獨  
非用力而力足者乎○份按  
既曰利仁則其用力可知又  
謂之成德則及其成功時矣  
晚村謂此乃是用功而已足  
者融會二說而貫通之真的  
當之極○語類說好仁惡不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好惡皆去聲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  
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  
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  
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仁者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須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是好之篤惡之切非略略恁地知好惡底○好仁者

如好好色舉天下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有以尚之則  
其好可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便是不曾  
好仁惡不仁者如惡臭臭惟恐惡臭之及其身好好  
色惡惡臭皆自己身上事非是專言好他人之仁惡  
他人之不仁也○好仁惡不仁之人地位儘高直是  
難得禮記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  
而已正是此意○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  
不仁○惡不仁終是兩件好仁却渾淪了學者未能  
好仁且從惡不仁上做將去庶幾堅實又曰好仁而  
未至却不及那惡不仁之切底蓋惡不仁底真是壁  
立千仞滴水滴凍做得事成○潛室陳氏曰性各有  
偏重顏子是好人之人豈不能惡不仁然好仁意思  
勝如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然惡  
不仁意思勝如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蔡氏曰  
論資質則惡不仁者不如好仁者之渾然論工夫則  
好仁者不如惡不仁者之有力要之皆成德之事○  
雙峰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於惡上重  
惡不仁者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



仁而謂孔子言仁皆言用力處是朱子固以用力說首一項入矣。○份按語類朱子論好仁惡不仁之分必曰天資或曰資稟資質此非謂其人不由學力也蓋其人皆是工夫已到造詣成就之人所謂此皆是利仁之事是也而原其一好一惡之分途實由天資使然故朱子云爾今松陽講義謂此二等人不限定是由天資亦不限定是由學力困勉錄則謂好仁惡不仁兼造諸資質言蓋誤認朱子天資之說以為朱子偏主天資而特為之補出學力一過其於說書也則當然恐未達朱子語意矣

言言一三 卷之四  
曰其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亦將為仁矣是何也以其惡之之深不使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附語錄此處以成德而言便是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曾子任重道遠與啓手足處是這地位否曰然。○好仁者與惡不仁者雖略有輕重然惡不仁者到得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便亦是仁了。○孔子言仁處皆是用力量。○精義呂氏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可使不仁不敢加陵其身用力於仁雖有差等皆有如是功效豈患力不足哉。○或問曰謝氏所謂志至焉所謂操此心以往疑其指上文好惡者言之以為如是之人用力於仁則無力不足之患也然好仁而無以尚之惡不仁而不加乎身則用力於仁也久矣恐不得復以此為說也。○曰為仁者亦用力乎曰蘇氏言之矣蘇氏曰仁之可好甚於美色不仁之可惡甚於惡臭而人終不知所趨避者物欲蔽塞之也解其蔽達其塞不用力可乎故曰自勝者強又曰克己復禮為仁。○東陽許氏曰好仁者惡不仁者皆是行仁之事但其資質氣象自有不同耳明言

是斬釘截鐵語。○份按說統云無以尚之不使加身只是寫出好仁惡不仁的樣子與久看不可說此地位難到也若說難便非激引世人意矣讀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儘說得容易此雖與註難得而見意相左然却可備一說。○困勉錄曰尚之之勢每隱伏即程子見獵之心證之可知。份按雙峰謂其為仁矣其字是將然之詞然則惡不仁者尚未曾為仁耶看囑惡不仁者太輕矣不如東陽說遠甚

論語六三 卷之四 里仁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去聲。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面了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出來萎萎衰衰恹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志立



○呂晚村曰。三箇未見。惟前  
後是實說人之未見。中節我  
之未見。只當得必無兩字。友  
言以決其力之必足耳。向來  
平排三未見者。固非。然但將  
中節未見說實。如云。用力而  
力不足者。我未之見。則已侵  
入末節語意。末節不幾為乾  
足乎。時說遂謂此不過繳足  
中節口氣。吾謂非繳足乃贅  
附也。  
翼註曰。蓋有之矣。疑而未足  
之詞。輕帶過註昏弱二字。昏  
則不能察。弱則不能決。

言言大全 卷之四

自是奮發敢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氣便在這裏。志  
與氣自是相隨。若真箇要求仁。豈患力不足。附東陽  
許氏曰。此章三未見字。不同前未見及章  
末未之見。皆言無此人。中未見謂無其事。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

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

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

力於仁也。朱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  
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  
之見。可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此章言仁之成

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

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

以反覆而歎息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  
意實相承。初言成德者之未見

次言用力者之未見。未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

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雲峰胡

氏曰。好仁惡不仁者。利仁之事。用力於仁者。勉行之

事。皆未之見。可歎也。用力而未至者。亦未之見。益可

歎也。然不必謂世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

絕望之意焉。其勉人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此觀聖

人之心矣。附蒙引。為仁由己。寧有力不足者。用力於  
仁。只是擴天理。過人欲而已。擴天理之至。則至於無  
以尚之域矣。過人欲之至。則至於不使不仁者加乎  
其身之域矣。此章三節。前一節輕。後二節重。天子之  
意在後二節。前一節特以發起下二節之意耳。○淺  
說首一節言入難得。中一節言仁可為。末一節言入  
自不為也。



說統曰此夫子為以過棄人者發首二句非徒概言過之不同乃是言君子之過有不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

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

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朱子曰君子過於厚與愛雖是過然亦是

從那仁中來血脉未至斷絕若小人之過於薄忍則

仁之血脉已斷絕謂之仁可乎○人之過不止於厚

薄愛忍四者伊川只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廉小

人過於貪君子過於介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

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見而仁之

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劉氏曰周公使管

叔監殷而管叔以殷畔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也○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聖人本意矣○慶

實意又曰程註釋首一句尹註釋末句雖俱平說然意原重君子過份按語類或欲將觀字作觀已說朱子以為此是禪語然則觀字專就觀人言之也份按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一條乃朱子語大全誤以為劉氏也

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故夫子發此歎耳○蔡氏曰聖經渾涵宏博但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而觀人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不仁皆在其中矣○潛室陳氏曰過於厚處即其仁可知過於薄處即其不仁可知觀其人之過可以知其仁不仁矣中含不仁字○或曰聖人只說知仁尹氏又說人之仁不仁可見何也雙峰饒氏曰他見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而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止文雖兼兩邊其意實重在這一邊觀過知仁恐只說這一邊好底言雖過也然因其過猶足以見其仁如周公孔子之過是也若小人則無處不薄無處不忍何待其過然後知其不仁附蒙引此兼君子小人而言而意皆重在君子蓋緣當時人議論太刻君子但有用意過處人便薄了而不原其心之所存故子發此○存疑不可因其過遂概以不仁目之如觀其過於愛厚其心之仁可見忍薄

○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俞絹以親故受



汗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後漢書吳祐順帝時遷膠東侯相祐政惟

仁簡以身率物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嗇夫小吏也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交得而怒曰有君如是

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慙懼請閣持衣自首祐屏音丙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汗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

歸謝父還以衣遺去聲之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

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

可知也。勉齋黃氏曰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或

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雲峰胡氏曰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小人本心已亡矣又何觀焉

份按此章只重在人不可不聞道言道既得聞雖死何憾

全不重死生意也乃王龍溪則謂聞道能一死生夕死可矣者猶云未嘗生未嘗死耿

楚侗則詆生順死安之說為隔靴搔痒而謂聞道則此箇原是無生死的一息萬年孰

終孰始皆是謂形骸雖有生死靈明之體初無死生無非

西來緒餘困勉錄乃謂此猶未與吾儒之理大背又謂朱子之說可包王耿在內愚所不解總之此章決不可從生

死二字著想凡所謂聞道則彭殤一致必不致生畏死所謂超得生死關頭所謂吾輩

見在行持只從一念微處討生死所謂如何不預先打點使臨時免忙亂又其甚者至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反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胡氏曰夫子但

今兼生順言之者惟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新安陳氏曰

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

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箇是處若

見得道理分曉生固好死亦不妨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也○道誠不外乎日用常行



謂倫常為幻境種種邪說皆從死生二字著想而誤也

之閒第恐知之或未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如禽獸然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聖人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可不聞耳蓋將此二句來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人而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聞道不止知得一理須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潛室陳氏曰此間非謂耳聞謂心悟也即程門所謂一日融會貫通處為學若不見此境界雖皓首窮經亦枉過一生若已到此境界雖死無憾亦不虛了一生也○厚齋馮氏曰人不知道有愧於生道罕得聞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憾曰可矣非謂必至於死也○齊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如曾子之唯而後能聞爾○雙峰饒氏曰人不聞道則動作云為是非皆不知冥行而已枉在天地間做人既聞道方知為子必不可不孝為臣必不可不忠每事順理而行生既順理則俯仰無愧其死方安問如曾子得正而

斃方死而安曰曾子唯聞道所以須要易贊曾元唯未聞道唯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至且為請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雲峰胡氏曰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聞道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朝聞道朱子所謂一旦豁然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死可乎不可乎縱使有長生不死之說亦復可乎不可乎可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通考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乎朱子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當然之實理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清淨寂滅者也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忘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東陽許氏曰聖人言死可舉其極重者言之而應事皆在其中非專為死也故集註以生順二字補明其意附通義史氏曰如集註說則可也二字是主朝聞道而言無復遺恨之意也如程子說則可也二字是主夕死而言然其原却自聞道上來當死而死雖



死亦可之意也。蓋道是事物當然之理。人所不可不聞者也。苟未聞之。則生既不順。死亦何安。如是而終身焉。豈得無遺憾哉。今既得聞。則可以無愧於為人矣。死期雖近。亦可無遺憾矣。此集註之意也。事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雖死亦道中之一事耳。未得聞道。則無以盡事物之當然。行險僥倖。無所不至。死雖人所不免。亦將貪戀顧惜。而不安於死矣。故既得聞道。則事既合乎當然之理。不假言矣。雖死期近在夕。亦道之當然。爾當死而死。又何不可之有。此程子之意也。集註之意。正意也。程子之意。餘意也。集註固所以該程子之說矣。亦豈有二意哉。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也。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

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華陽范氏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恥惡衣惡食者

未能忘外也。徇其外而無得於內矣。夫豈足與議哉。○問志道如何尚恥惡衣食。朱子曰有這般半上落。下底人也。志得不力。只名爲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猶有此病。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是也。若志得來汎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惡衣食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以其不美於觀聽而自慙焉。若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保其無外役以分之。○西山真氏曰志於道者。心存於義理也。恥衣食之惡者。心存於物欲也。理之與欲。不能兩立。故聖人以此爲戒也。學者必須於此分別得明白。然後可以進道。不然則亦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



份按許氏說似與朱子小異却極的當蓋此章志于道志之不誠者也第七篇志于道志字包誠字在內則與苟志于仁之志字同矣  
份按說統云三句文勢接得甚緊猶云不如彼而如此中

改其樂此是不恥惡食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此是不恥惡衣前輩有云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為是亦此意○葉氏曰心一而已役於物則害於道篤於道則忘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機聖人之所深辨而學者之所當加察也○王氏曰未字見聖人待人寬厚處兩何足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矣言此以厲為士而識趣卑陋者也○仁志於道不如第七篇志於道重故集註止言心欲求道而有惡衣惡食之恥可見前章是苟字緊要道即仁也士若苟志於道必不為外物所動矣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

閒下不得轉語此與蒙引所謂無適莫三句要相連說所見略同困勉錄則駁之曰天下豈無不如彼而亦不如此者愚謂天下固有不如此而亦不如此者如謝氏所謂無可無不可無道以主之者是也然在君子身上說必須一直說下言無此二者而惟義是從方得語氣若謝氏所說一種人不妨另發以襯起君子也○若謂無適莫即是義而一直說下則不可若謂無必為必不為之心而惟義所當為則為之義所不當為則不為如此而一直說下夫何不可之有○又按翼註云義之與比不是義當適而適義當莫而莫蓋適莫是不好字此說最當蓋義之與比者義

歷反比必二反通考吳氏程曰集註於翻切字多仍古韻用類隔者今更音和必二反合更作毗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

左傳僖公五年晉侯使士

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士為退而賦曰狐裘麗音蒙茸以狐腋為裘貴者之裘也麗茸亂貌言貴者之多也一國三公蒲屈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為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二公子所怨堅之則為固仇不忠無以莫不肯也比從也勉齋黃氏曰事君故不知所適從莫不肯也比從也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然惟義之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聲於猖狂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



當為則為之而非適也。義所不當為則不為而非莫也。○又按說統云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者。心與義為一。從心流出自然合符。困勉錄謂此君子恐兼安勉。說若如此。講比字則單主安一邊。備用可也。愚謂困勉錄之說甚當。語類有一條云。義之與比。非是我去與義相親。義自是與比。愚亦疑記錄有誤。

閒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朱子曰。義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慶源輔氏曰。道是體。義是用。聖人之學。以道為主。而隨事況應。有義存焉。處物為義。心無適莫。只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未嘗有所倚著。故也。無適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莫而義之此。則步步著實也。○雙峰饒氏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主空自謂無所往著。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異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東陽許氏曰。無適莫者。有義為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在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嘗有同也。附朱子

文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南軒曰。或曰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義之與比。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朱子曰。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譏其無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雖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以據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無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反。為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偏之說也。○蒙引言君子於天下一切之事。初無必為之心。亦無必不為之心。顧義之所在。何如。而惟義是從耳。如理果當為。則為之。理果不當為。則不為。義者。事理之所宜也。義果當行。則行。其行也。以義。非吾有心於行也。義果不當行。則不行。其不行也。亦以義。非吾有心於不行也。若有心於行。則是適也。有心於不行。則是莫也。此三句。語勢要相連。說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無適無莫。不是住語。處若無下一句。亦不成說話。○適是偏這一邊。莫是偏那一邊。義之與比。又。不是兩邊都要有。看理在何邊。理在這邊。便一向這邊去。不復顧那邊。理



在那邊便一向那邊去不復顧這邊若從兩邊取便是子莫之執中矣此正所謂時中者也此正是不任情而任理比從也與此者與義比也謂只倚在義一邊去如倚靠之倚○義之與比事事到面前都元自有一箇義在不用外面討一箇義來應他但吾以心制之而已○君子之心雖無適莫而實有所倚靠若佛老之心雖似乎無適莫而實散漫無根著此所以異君子之無心無而有者也何也以義為主也佛老之無心無而無者也何也不知有義也然老氏之將取必與將翁必張又難以無心待之是全私也豈可與吾儒同年語○存疑義字與適莫相對義是物之權衡適莫是人之意見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聲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

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謂懷德惡鳥路

不善謂懷刑所以為君子苟安懷土務得懷惠所以為小人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脩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宋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脩飾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有所畏也所謂君子者非謂成德之人也若成德之人則誠不待於懷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必以刑言則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巫臣所謂慎罰務去之之謂大抵懷德之君子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深淺矣○問此章君子小人所懷不同與周比和同相反者無異否雙峰饒氏曰懷土懷惠固皆是為利然與那為惡底小人又似少



異但用心既殊其終亦必至於相反○雲峰胡氏曰  
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多他章多指其所為者  
言此章則指其所思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  
心術之微也○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  
畏法而不敢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者貪  
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謂安土不同易  
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不外求之意此則集註曰  
溺其所處之安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東陽許氏  
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學所謂明德君子常  
切思懷念念不忘欲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  
徇其欲心惟思自逸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  
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但思惠利  
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附蒙引此與君子喻於義相似德字與據於德之德  
字不同與天下之達德德字同言人所同得之理也  
仁義禮智得於天之所付者是也此君子小人又略  
各有差等懷德無所畏而不敢為惡也懷刑則出於  
有所畏矣懷土已得所安而不能遷動者也懷惠未

四書家訓曰或懷怨心或生  
怨言或圖怨報

得而經營  
必得之者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上

孔氏曰孔氏名安國西漢人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

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朱子曰放於利而行只是要便宜底人凡事只

認自家有便宜處便不恤他人所以多怨○勉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也謂之多則

其怨之者不但一二人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雙峰饒氏曰事依利而行則利已害人處必多所

以多怨多字從放字上生附語錄放於義而行只據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

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則悖理徇私其取怨之多必矣○蒙引程子之言放字說得輕故在圈

外且言必害於人故多怨放於利而行者不必被其害者方怨之但其徇私自便自是可惡雖不被其害



困勉錄曰。禮讓猶五禮之讓。玩後說亦是如此。然又云。禮讓不必說是禮之讓二字。一意殊不可曉。又曰。大金蒙引。諸先輩解讓字。似皆兼恭敬。說直與人而不仁。如禮何。相似看得極大。

者亦自是怨他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

讓者禮之實也。王氏曰。讓以心。言故曰禮之實。何有言不難也。言有

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

且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

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朱子曰。是若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擊拳曲跪。升降俯仰也。只是禮之文。皆可以偽為。惟是辭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爭之心。而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先王之為禮。讓正要朴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為國。則是禮為虛文。

份按原文云。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敬辭讓之心。今落去五字當添入。

困勉錄曰。人而不仁章。朱子謂即使季氏四佞也不是禮。而此章雙峰饒氏及存疑皆以為為當時僭竊者發。看來僭竊是并禮文都差了。即使不僭竊也。叫不得讓。似不為僭竊者發。不若蒙引云。此為當時君大夫亦有徒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為禮。而無遜讓之實心者而發。蓋指魯昭公之屬言也。若謂徒有禮文猶

爾其如禮何。○問禮者自吾心恭敬至於事為之節。文兼本末而言也。讓者禮之實。所謂恭敬辭讓之心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敬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與讓則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讓之心。則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况為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可以為國。○雙峰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謂後義先利不奪不廢。此正是不讓處。如何為國。夫子是以春秋之時禮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故有為而言。○雲峰胡氏曰。能字亦緊要。行禮非難。能讓為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能者。故書首稱堯為克讓。讓者禮之實。能則實於讓。○新安陳氏曰。世人於辭受之際。始或虛讓而卒也實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實心行辭讓之實事。始可以言讓。有禮之實則為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其不能為國意蓋在言外也。通考黃氏紹曰。國之不洽起於爭。爭起於不讓。而無禮使有禮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從起。耕者讓畔。行者



叫不得禮。况借稱之屬并禮文而喪之乎則可。

份按致君澤民三句。本接上但怕有官不會做。句為一條。聖人所說三句。乃又是一條。何故折此合彼。

讓路。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爭何所至。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何有。語錄問不能以禮讓治其國。如禮何。諸家解義却是解做如國。何了。是如。此如。諸家所說。則便當改作如國。何。○覺軒蔡氏曰。集註言讓者。禮之實。又云。禮文雖具。實字與文字相對。○淺說能以禮讓為國。不必說以此禮讓去治國。猶云為國者而有禮讓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朱子曰。猶言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

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朱子曰。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聖人所說。只是教人不知。但盡其在己之實而已。○南軒張氏曰。患所以立。求為可知。為己者之事也。若有患無位。與人莫己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為徇於外矣。不患莫己知。而求為可知。則君子為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勉齋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祇自愧而已。○慶源輔氏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無可知之實為患。此正為己之學也。附語錄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如居易俟命。亦是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關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四書通此一求字。只可施之吾之身心。身之外。如名譽富貴。無一可求者。求無益於得也。故程子斷此章曰。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存疑。君子自脩。亦是求在我者而已。其曰求為可知。亦是就他患莫己知處從而啓發之。不是教他以此去求知。亦猶夫子告子張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亦是因他學于祿而教之。不是教他于祿也。

份按此條所謂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是亦患莫己知而已。朱子嘗譏其說為過當。愚謂却似不妨。蓋此乃南軒無所為而為之宗旨也。

萌則為徇於外矣。不患莫己知。而求為可知。則君子為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勉齋黃氏曰。求諸己。而在人者。有不得在我。無憾矣。求諸人。而在我者。有不足。祇自愧而已。○慶源輔氏曰。人情惟患無位耳。君子則以無可知之實為患。此正為己之學也。附語錄求為可知。只是盡其可知之實。如居易俟命。亦是教人依道理平平做。將去看命如何。却不是說關門絕事。百樣都不管。安坐以待這命。○四書通此一求字。只可施之吾之身心。身之外。如名譽富貴。無一可求者。求無益於得也。故程子斷此章曰。求其在己者而已矣。○存疑。君子自脩。亦是求在我者而已。其曰求為可知。亦是就他患莫己知處從而啓發之。不是教他以此去求知。亦猶夫子告子張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亦是因他學于祿而教之。不是教他于祿也。



艾千子曰此章解者因輕視忠恕做學者極淺極易平常道理故其病不一而足有云曾子權對門人說一貫只是平常學者忠恕便是以門人不可語一貫也如此則以一貫為精忠恕為粗一貫為性忠恕為勉將聖人曾子門人對而分成數級不幾與一貫矛盾乎此一謬也有云在聖人是一貫在曾子只憑他平日所得處看忠恕如此則曾子一唯仍舊故吾聖人時兩之化安在此又一謬也有云曾子到悟後信手拈來無非一貫此說乃禪家撮土為金之說又一謬也又有云忠恕是心學論語一部書何處不是心學心學二字何處不可插入又安用以忠恕代之

此又一謬也又有將繫矩上下前後不欲勿施博濟立達等語忠恕者不知此章忠恕與強恕之義相去遠甚此又一謬也子謂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已盡之矣○呂晚村曰時文於一貫忠恕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實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強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份按註謂曾子於用處隨事精察將有所得但未知其體之一立論本自顛撲不破乃因勉錄謂忠體恕用相離不得曾子既素用力於忠恕而猶云未知體之一是天下有能恕而不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所金反 唯上聲

參乎者呼荒故反 下同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

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上聲然一理體而泛應

曲當去聲用各不同殊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

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

將有所得新安陳氏曰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謂真誠之積用力之久是以呼

而告之通考勿齋程氏曰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汎應酬酢隨事發

見是之為用貫乎始終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

速而無疑也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

衆理○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會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從這生氣流注貫去也○曾子工夫已到千條萬緒一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曾子問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理會過來○一對萬而言不可只去一上尋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甚底貫如散錢一如索子曾子盡數得許多散錢只無一條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令若沒一條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愁不理會得一錢只有一條索子亦將何以貫今不愁不理高者流為佛老低底只成一箇鶻突物事○問中庸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



能忠者也此疑亦似有理然愚觀聖賢論學者用力往往專就恕言夫子嘗告子貢以恕而以不欲勿施解恕之義或疑何以不及於忠朱子謂所以恕處即忠中庸謂忠恕違道不遠亦舉不願勿施為說與告子貢之言恕同他如能近取譬所藏乎身不恕強恕而行之類蓋皆是言恕而忠自在其中也夫忠為大本是渾然一理未經分破者也恕為達道乃分破出來與物相接者也則當其分破出來與物相接之時雖言恕而忠即在其中終是就達道上見得大本乃朱子所謂分著便各有一箇一之謂非渾然一理天下大本之全體也蓋曾子於用處隨事精察力行云

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其飛躍雖不同其實一物為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發明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曰所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證一貫之理甚善愚意所謂一貫者亦如是○東陽許氏曰一貫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眾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通考勿齋程氏曰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眾理而應萬事寂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鑠仁包四者該乎萬善求仁得仁斯為一貫附語錄莫是曾子守約故能如此日不然却是曾子件件會做來所以知若不曾躬行踐履如何識得○曾子篤實每事必反諸身所謂孝所謂禮必窮到底若只守箇約却沒貫處○曾子又何曾守約來只緣孟子論二子養勇將曾子比北宮黝與孟施舍則曾子為守約者耳後

者皆就其行此達道與物相接時言之雖皆由盡己之忠做出却於渾然一理天下大本之全體猶未能了然則謂曾子素用力於忠恕而猶未知其體之一非自相抵牾也○由聖賢之專就知言觀之則曾子平日之用力於忠恕乃是其用力於忠處朱子所謂此段正好在恕上看是也其盡己之忠雖即於恕上見之然止是逐事之忠蓋一念之忠止辦得一事之恕也既唯之後方見得只是一箇忠可以做出許多恕來一理渾然而乏應曲當矣困勉錄謂未唯以前體用猶二忠自忠恕自恕既唯以後體用合一忠即恕即忠夫忠恕相離不得一事之恕必由一念之

世不悟却道曾子之學專一守約別不理會他事如此則成甚學也○曾子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顏子聰明事了了子貢聰明工夫粗故有闕處曾子魯却肯逐一用工推去推得這一件去便這一件是他底又推是一件去推來推去事事曉得大學致知格物等說便是這工夫非虛謾也○問曾子何必待孔子提醒日他只見得一事一理不知只是理日使孔子不提之久還自知否日知○聖人未嘗言理一多只言分殊蓋能於分殊中事事物頭頭項項理會得其當然後方知理本一貫不知萬殊各有二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處○讀書錄五性未分渾然一理及泛應萬事莫非此理之用故日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泛應曲當用各不同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知長幼之禮朋友之信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於一性一性又散為萬善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統一性之體用耳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一只是性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蒙引



忠謂未唯以前未能洞悉乎  
渾然一理之全體則可謂  
未唯以前忠自忠恕自恕而  
體用乖違打成兩截則不可  
也且困勉錄既知說統合一  
之說之為實意矣而此復以  
體用合一為正解何也○按  
語類云曾子於費處已盡得  
夫子以隱處點之蓋以隱配  
忠為一費配恕為一之所貫  
者也夫費是事物之理所當  
然隱則其所以然孔子四十  
不惑知其所當然也五十知  
天命知其所以然也朱子謂  
知天命是見他本原一線來  
又謂知天命是知箇源頭來  
處恁地徹皆是知其所以  
然為聖人之則此之以隱  
配忠為一似乎有理然朱子  
謂不得以中為隱和為費却

以中與大德及忠為一類和  
與小德及恕為一類彼費隱  
既不可分配中和乃以之分  
配忠恕竊未解也又思理之  
所以然即在所當然上孔子  
由不惑至知天命何故積十  
年之功方能知其所以然竊  
謂知天命者知其所以然者  
之皆出於一也其逐事逐節  
上各有所以然則不惑時未  
嘗不知之也特逐事逐節知  
其所以然而未知其所以然  
者之皆出於一也猶之曾子  
未唯以前其於恕處用功雖  
未嘗不由忠做出却不知許  
多恕皆從一箇忠做出也所  
謂但未知其體之一者其逐  
事逐節上用在是體即在是  
未有知用而不知體者但未  
知其體之皆出於一也然則

聖人一心萬理之會也在心只一理及應事來事有  
萬殊則一理散為萬理矣在內面只一理在外面方  
有萬理在內面所謂萬物統體一太極體也在外面  
所謂萬物各具一太極用也須見得體是用之體用  
是體之用方為合內外之道○吾道二字略讀道字  
虛說○吾道若不就聖人身上說如何云聖人之  
貫學者之忠恕更以夫子所語子貢云予一以貫之  
予之一字照看便見○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  
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究  
其所以為之者只是一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此  
一貫之說也○一貫二字不可分故曰一以貫之一  
固是體之一然貫亦非是用之萬但其所貫者則是  
萬所以貫之者則是一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

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此聖道之一貫譬則天  
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新安陳氏曰此  
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  
用以形容聖道之體用朱子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  
無待於推矣盡無餘之謂○慶源輔氏曰聖道之體  
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  
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然而莫之為而為故曰亦無  
待於推矣○朱子文集答張敬夫書若就人分止說  
則違道不遠者賢人推之之事也一以貫之者聖人  
之不待推也若就理上平說則忠只是盡已恕只是  
推已但其所以盡所以推則聖賢之分不同耳又曰  
聖人雖不待推然由已及人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  
物對忠而言是亦推之也

故借學者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去聲



未唯以前亦未嘗不於費上見得隱處。必既唯之後方知凡隱之所以然者皆出於一耳。○蒙引云：凡言事理所以然之故，有自統體言者，有以逐事言者。如云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類，則逐事之所以然者，在所格矣。如云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統體之所以然者，無不格矣。又曰：格物時便當兼求其所以然，然必至知至時乃能盡得其所以然。此有用功成功之分。逐事全體之別，又曰：方其格物時，雖亦得其所以然者，然猶未全也。知天命當以全體言，又曰：必得其全體方為知至方為知天命。非謂前此全無得於其所以然者也。則愚

所謂逐事逐節上各有所以然，不惑時未嘗不知至於知天命，乃是知其所以然者之皆出於一。蒙引正如是解也。觀於此而愚所謂未唯以前未嘗不於費上見隱，未嘗不於恕上見忠，必既唯以後方知隱之所以然者皆出於一方，知許多恕皆從一箇忠做出，無不迎刃解矣。份按蒙引云：一固是體之一貫，亦非即用之萬。其所貫者乃是萬最爲的當。晚村謂忠是一恕也，只是一似與蒙引說相近。然却未穩。蓋恕是分破出來底，正是用之萬處。或問貫之是恕，朱子謂却是忠流出貫之，則恕與貫微有不

也。○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也。○朱子曰：盡已之謂忠，推已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以忠恕爲言，乃是借此二字縱出一貫。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已推已，不足以言之。緣一貫之道難說，與學者故以忠恕曉之。○一貫自是難說，曾子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曾子所言忠恕，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天道至微，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形而下者爲祖述也。○一是忠貫是恕體，一而用殊。○忠只是一箇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著，便各有二箇一。老者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一箇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

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在聖人分上，日用千條萬緒，只是一箇渾淪真實底流行貫注。他更下不得一箇推字。曾子假借來說，貼出一貫底道理。要知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聖人是一箇無爲底忠恕。學者是一箇著力底忠恕。學者之忠恕，乃是忠恕正名正位，固是一箇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此語極是親切。○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是仁。仁與誠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少一箇不得。○問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覺軒蔡氏曰：盡已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已之謂恕，須是推已心以及



之病在此一條

份按語類只云忠在一上蓋言忠卽是一也。輯釋誤添心字而大全因之。今人遂不復知其爲誤矣。其實添了心字病痛不少。蓋一以貫之者一理以貫乎萬事也。語類說一字或以心言或以理言。看來終是以理言者爲定論。朱子云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則其以心言者仍是言心之理耳。

份按蒙引謂曾子向日就事上討道理到此就心上討道理夫就心上討道理而取必於心恐不免或有以非道爲道非理爲理者。愚謂曾子向日止知人事萬理之所當然。夫子之不惑也。至此方知天命一原之所以然。則夫子之

知天命也。薛文清以性之全體爲一最爲的當。故蒙引謂就心上討道理而取必於心不若直探天命一原之合爲無弊。此正本心本天之辨也。

入如己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著力之忠恕也。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如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著力之忠恕亦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借學者忠體恕用之名以形容聖道之體用。附朱子文集忠恕說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卽此以見天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默契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未上下皆所以爲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

豈有異旨哉。○語錄聖人是不犯手脚底忠恕。學者是著工夫底忠恕。不可謂聖人非忠恕也。○聖人之恕與學者異者。只爭自然與勉強。聖人却是自然擴充得去。不費力。學者須要勉強擴充。其至則一也。○問盡已之忠。聖人同此忠。否曰固是。學者與聖人所爭只是這箇自然與勉強耳。學者亦有時做得如聖人處。但不堅牢。又會失却。又問先生解忠恕謂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如程子說忠恕一以貫之。則又自有聖人之忠恕。曰這裏便自要理會。若曉得某說。則曉程子之說矣。○忠是一箇實心。萬事萬法皆自此出。聖人只有這兩端。此外更無餘事。但聖人不待推○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問吾道一以貫。伊川云多在忠上看。得來都在忠上貫之。却是恕。曰雖是恕却是忠。流出貫之。○問既能忠則心無欺曲無义路。卽此推將去。便是一已而至於自然。然而然則卽聖人之所謂一矣。曰如此則全在忠字



份按朱子此二條重恕字說  
乃是謂曾子平日於恕上用  
力也

份按所附曾點父子相反云  
云從子路曾皙曾章語類中摘  
出與章未大全小註所載語  
意略同但此條謂曾點徒見  
忠之理而不知恕之理曾子  
則先於恕上得之而忠之理  
其初蓋未能會乃彼條所未  
有愚以其說足以闡明集註

論語大注卷之四

上這段正好在恕字上看聖人之意正謂曾子每事  
已自做得是但事君只知是事君底道理事父只知  
是事父底道理事長只知是事長底道理未知其相  
貫通故孔子說我每日之閒大事小事皆只是一箇  
道理而今却不識言意都倒說了且理會事事都要  
是若事未是先去理會那一不濟事如做塔且從那  
低處闊處做起少閒自到合尖處若只要從頭上做  
起却無著工夫處下學而上達下學方是實○恕字  
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  
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  
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處不到○曾點父子為學每  
每相反曾點天資高明用志遠大故能先見其本往  
往於事為之閒有不屑用力者焉是徒見其忠之理  
而不知其恕之理也曾子一日三省則隨事用力而  
一貫之說必待夫子告之而後知是先於恕上得之  
而忠之理則其初蓋未能會也然而一唯之後本末  
兼該體用全備故其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  
則其虛實之分學者其必有以察之○此忠自心而

曾子於用處已精察力行但  
未知其體之一之說故錄之  
○大全子路曾皙章亦載此  
條而刪去忠恕等語愚今則  
專以忠恕等語而附之於此  
觀者勿訝其重出也

言之為人謀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  
一心之統體主事言者主於事而已○蒙引要須認  
集註一借字既不失曾子以忠恕當一貫之本旨而  
亦不混却忠恕一貫二者本等之界限○一貫與忠  
恕間架規模總一般但有生熟之異耳○蓋至誠無  
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  
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  
之之實可見矣○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  
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  
用○忠即是實理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  
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而為牛馬得之而為馬  
草木得之而為草木○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  
處在天地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  
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



份按蓋至誠無息者一段直就聖道之體用言之東陽許氏之說為當輔氏此條非也

困勉錄曰說統謂一字乃合一之一非一件之謂若是一件便是執一如何貫得按合一之說亦是然恐只是實意至一心一理之說雖與執一相似然亦要看所執何理若是偏一之理則不可執若是一理渾然之理雖說執一何妨份按說統謂此意是悟後語最忌支離一貫只還他一貫忠恕只還他忠恕全在幾箇字眼詞神著不得一

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者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洒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慶源輔氏曰集註又舉天地之體用而釋之雖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道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萬殊之所以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西山真氏曰天地與聖人只是一誠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乎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著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二貫本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告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雙峰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

語注脚又謂吾道一以貫之若添理字心字體字用字便支離添萬字對一亦支離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分別夫子之忠恕與學者之忠恕便支離愚謂開頭說一悟字便是禪門宗旨以下諸說皆務為鶻突以效為禪語焉可以解聖經乎朱子記疑有云問者謂如何是萬物皆備於我答者正容曰萬物皆備於我問者言下有省朱子駁之曰古今聖賢問答之詞未有如此之例其學者亦未有如此而遽有得者此習聞禪學而慕效之者也朱子又嘗謂有請某僧注信心銘者其人每句大書而再注本句於其下便是今觀說統云云正此二條之類也○又按外此邪

之總會在心道之散殊在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當看道字問曾子答門人何不曰一本萬殊體立用行之類而曰忠恕何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者所易曉便可用功盡得忠便會有一盡得恕便會有一貫之一以貫之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曾子之學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東陽許氏曰上言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至誠無息喻夫子之一理渾然萬物各得其所是以天地之生萬物各得其所喻夫子之泛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為道之用附語錄問若把作體用說恐成兩截曰說體用便只是一物不成說香匙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匙之用如入渾身便是體口裏說話便是用不成說話底是箇物事渾身又是一箇物事萬殊便是這一本一本便是那萬殊

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朱子曰中心為忠如心為







言言之  
卷之四  
三

曰中庸以中為大本是專指未發處言之此以忠為大本則是就心之存主真實無妄處言之徹首徹尾無間於未發已發程子只是借大本達道四字言之其意自不同通考東陽許氏曰圈外第一條作四節看以已及物仁也是一節言聖人事推已至不遠是一節為恕之正義忠恕一以貫之至大本達道是一節發明聖人忠恕此與達道以下是一節繳上三節此字指忠恕一貫以下言達道不遠繳第二節動以天又繳回以已及物一句上附語錄或曰恐不可以忠為未感曰急地說也不妨忠是不分破恕是分破出來底仍舊只是這一箇問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是中庸所謂天道人道否曰不是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這又曰維天之命於烏穆不已忠也箇不可去泥定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朱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不待盡而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不待推而恕也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不已即無息也此摘詩二

份按用可見四句殊有語病然則謂人能知貫而不能知也可乎

句以言天地之道至誠無息即天地之道之忠也由乾道之變化以生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此摘易二句以言萬物之各得其所即天地之道之恕也朱子謂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及至誠無息者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等語皆是祖述程子此條而敷演之皆是即天地之道以形容聖人之道根源於程子而盡發於朱子淵乎微哉○曾子借忠恕以明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程子借天地以明忠恕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是將一貫提起說

**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胡氏曰渾

然一理者純亦不已無毫髮之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地則為至誠無息也泛應曲當者酬酢萬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恕在夫子則為貫在天地則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即體貫即用體隱而用顯故用可見學者之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以子出門人問觀之當時侍坐



非必一人獨呼曾子語之。惟曾子為能達此耳。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新安陳氏曰：曾子之才能達一貫，故

夫子以一貫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惟可告以忠恕。故曾子以忠恕告之。此所謂教人各因其才。所以

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

達之義。朱子曰：忠恕名義自合，依違道不遠，乃掠下也。曾子却是移上一階說聖人之忠恕。到程子又移

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是一箇忠恕。須自看

教有許多等級分明。○或問曾子未知體之一處，莫

是但能行其粗而未造其精否？曰不然。聖人所以發

用流行處皆此一理。豈有精粗緣他？但見聖人用

以貫之，曾子遂能契之深而應之速云而已矣。者謂

聖人只是箇忠，只是箇恕，只是箇至誠不息萬物各

得其所而已。○子貢尋常自知識而入道，故夫子警

之曰：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對曰：然。非歟？曰：非

也。予一以貫之。蓋言吾之多識，不過一理耳。曾子尋

常自踐履入道，事親孝則真能行此孝，為人謀則真

箇忠，與朋友交則真箇信。故夫子警之曰：汝平日之

所行者皆一理爾。惟曾子領略於片言之下，故曰忠

恕而已矣。以吾夫子之道無出於此也。又曰：夫子只

以一貫語此二人，亦須是他承當得，想亦不肯說與

領會不得底人。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子貢是博

聞強識上做到。曾子父子相反，曾點天資高明見

得甚高，却於行上工夫疎略。曾參天資本魯，合下不

曾見得，却是日用閒積累做工夫去。一貫之說待夫

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備。故

傳道之任不在其父而在其子。虛實之分，學者其必

份按曾子之隨事精察力行，固於萬殊上用力也。然則既聞一貫之後，將何如愚觀仇澹柱之說，則謂曾子自此從一本處理會，困勉錄之說，則謂曾子至此仍就萬殊處理會，蓋困勉錄之說為當也。



份按一以貫之者以體之一貫字分之殊也體用合一意只可帶說在一以貫之下不可以此為一貫正解也雙峰所謂微顯一貫內外一貫動靜一貫似只說得體用合一意耳

份按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今饒氏朱氏乃分脩身以上為忠齊家以下為恕

恕而言忠恕是箇生底一貫一貫是箇熟底忠恕又曰易所謂何思何慮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正聖人一貫之說也○雙峰饒氏曰忠恕為說蓋有三焉一謂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者此以微而天理顯而人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人事之際莫非天理之流行非微顯一以貫之與二謂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者此以內而存心外而行事分忠恕也而聖人之行事莫非此心之無妄實為之非內外一以貫之與三謂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者此以靜而未發動而已發分忠恕也而聖人已發之和皆未發之中實為之非動靜一以貫之與是三者各以兩端相為對待而以此貫彼脉絡相因亦猶忠之所以為恕而恕之本乎忠也○程子謂忠恕違道不遠下學忠恕所以達一貫此論不可易曾子用功處不必他求只看大學所說便是問大學所說如何是忠恕曰脩身以上忠之事也齊家以下恕之事也問程子曰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不言忠恕而言仁恕何也曰此先言仁恕之別且先教人識恕字之本義然後

謬矣愚謂格物致知之所精察者此忠恕也誠意正心脩身之所力行者此忠恕也齊家以下則舉此忠恕而措之耳如之何其可分屬也

言一以貫之之忠恕與違道不遠之忠恕不同蓋違道不遠之恕正是推已及人之恕而一以貫之之恕則是已及入之仁與推已及人之恕有異故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王氏曰朱子之說是言一貫而忠恕在其中程子之說是言忠恕而一貫在其中朱子於夫子之意詳程子於曾子之意詳程子言以己及物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雲峰胡氏曰曾子借學者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似程子則即天地之忠恕以明夫子一貫之真未舉中庸違道不遠專為學者言也本只是下學之事未說到上達因論語之一貫而及中庸之忠恕則中庸之言乃下學上達之義蓋下學忠所以達聖人之一下學恕所以達聖人之貫也大抵不說出天地之忠恕則人以一貫為淺近而忽聖人之道以為易不說歸學者之忠恕則人以忠恕為高虛而畏聖人之道以為難此程子朱子教人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觀集註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之語精察即致知也况



份按此以仁義禮樂為一貫者非信手拈來皆成一貫之說也以仁與樂是統同義與禮是分別實貫可與一貫相配合也  
份按黃氏謂既盡忠恕方能一貫似與集註小異然却可相成蓋黃氏所云正遠道不

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通考仁山金氏曰首一條伯子語夫子之忠恕後條叔子語造化之忠恕違道不遠學者忠恕以已及物仁也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此是提起一級明夫子之道下學上達此是放下一級明曾子之意通旨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脩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為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為用也此一貫忠恕為聖賢相傳之心法也附語錄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某謂言禮樂亦得樂統同禮辨異言畢復抗聲而誦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黃氏曰抄天下之理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已私間之也盡已之謂忠推已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已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貫之者也○

遠而動以入者即曾子平日隨事精察力行工夫也蓋必先用力於此至於久之而熟斯一以貫之而動以天矣呂晚村謂忠恕盡頭却在盡已推已做出深得此意

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盡已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異端摘一貫之語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嗚呼此豈可以亂聖哉經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

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

篤好去聲楊氏曰君子有舍上聲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

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去聲無甚於死孰肯舍生

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



人反是

朱子曰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君子之於義見

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閒都理會得故深好之○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

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定學

力不可變○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為也凡有所為而為皆人欲之私而

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象山陸氏曰此章

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

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雙峰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

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王氏曰篤好在喻後

志習在喻先○陳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無所為而為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有所

份按此章必兼程陸二說意方完備或問之說正如此

因勉錄曰亦有一事同一樣做法而義利不同者如君子得餘以養老尊之愛之也小人得餘以養老或冀其財或邀其寵

蕪應身曰此章思字省字有力俱在心上說俱是切實工夫須未見之先原有一箇為善去惡之心故隨其所見便能思省今人見賢或思之或憚而遠之見不賢或幸之或狎而親之皆由為善去惡之志不早立也○湯若士曰必思齊方是真能見賢必內自

為而然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喻義未嘗求利然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義之利利自在其中小人喻利雖專求利然嚮利必背義不義之利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次必剛決其取舍至深喻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附語錄喻利喻義只是這一事上君子只見得是義小人只見得是利如伯夷見餘曰可以養老盜跖見之曰可以沃戶樞○或問有先喻之而好愈篤者有先好之而喻愈深者不可以一例拘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省悉井反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雙

饒氏曰省謂警雙○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

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



省方是真能見不賢

說統曰幾諫二字已包盡大旨下不違不怨到底只是箇幾諫幾字朱子所謂不要攔截他漸漸從容以開道之是

言言大全卷之四

責矣

程子曰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已○鄭氏南升曰見入之賢

者知其德行之可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知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已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為小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則無益於我非為己之學也○附讀書錄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不獨見當時之人如此以至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賢者皆思齊見古人之不賢者皆自省則進善去惡之功益廣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朱子全引內則之文以解此章幾微也微

也幾諫即是敬蓋兢兢小心不敢不諫又不敢激諫也不見是不違時方敬觀又字可猶苦也撻之流血不必用不怨亦只是照舊幾諫須知怨不是怨親自家悔恨有一毫憚勞之心即是怨○李衷一曰微詞以諷是幾兼聞而導是幾委曲轉移不令外人知亦是幾總是務得親從而已此以將順為匡救法不怨不怨是空空不怨即所云負罪引慝是也此又以愛慕為匡救法

諫坊記曰微諫不倦所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所謂以下皆內則文下做此○朱子曰幾諫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硬要闌截○問幾諫是見微而諫否曰人做事亦自有驀地做出來那裏去討幾微處○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而諫不敢顯然直遂其已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反諫也朱子曰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違欲諫之心務欲致父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其怒遂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與孰諫新安陳氏曰不曰苦諫而曰孰諫孰字有深味純孰以諫

論語大全卷之四里仁

三



去討幾微處較此輯釋改本更覺明白

言言大全卷之四

終欲論父母於道而已父母怒不悅而撻他達反之流血不敢疾

怨起敬起孝也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子深愛其親雖當諫過之時亦

不敢伸已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纔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使父母

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

亦不敢疾怨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

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朱子曰推得也好○西山真氏曰起者踈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

孰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閭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國人天子不諫使親得罪

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况下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孝敬

之外豈容有他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蒙引或曰勞而不怨便是只恁休了便又復諫曰依舊是諫不

吳省菴曰此當一直看下因上句說不盡又著下句遊必有方即不遠遊之心也重在體父母愛我之心上

容只恁休故曰父母有過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悉井反曠而音問疎不

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

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

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慶源輔氏曰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

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又曰有親者遠遊固不可近遊亦當有方○問有不得已

而遠遊如之何雙峰饒氏曰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得已而遠出又有處變之道聖人言常不言變范氏

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入

論語大全

卷之四 里仁

三



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胡氏曰遠遊特事之至近者爾惟能即是而推之則凡可以貽親之憂者皆不敢為矣范氏之說深得其旨○新安陳氏曰朱子十四歲喪父韋齋先生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老杜曰頗覺良工心獨苦信哉附蒙引聖人此言重在恐親之念我不忘上故引范氏云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存疑遊必有方只接遠遊說輔氏謂近遊不是人子雖在父母膝下豈能如匏瓜也哉不遠遊其常法也遊必有方者處變之道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賢通首篇此蓋複音出而逸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胡氏曰謂念念在此而不忘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

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南軒張氏

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雲峰胡氏曰人生百年日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政自有可懼者存焉○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下三公換得愛日之意通考吳氏程曰愛日謂及時奉養無懈於心附蒙引聖人意重在懼上蓋喜者喜其已有此年懼者懼其將來之日不多也是所喜不足以及敵其所懼○存疑不是空空一箇懼便欲及時盡力以事親也故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知解曰記憶最是若是父母年歲都茫然不知幾何豈成箇人惟常常記憶在心則喜懼自不容已矣



吳因之曰不出其言全虧這  
點恥心所以制得住○李毅  
侯曰一恥字是他終身策勵  
處雖躬有逮日而恥無釋時  
○困勉錄曰恥字乃因推不  
出之故而得之又曰大全朱  
子兩段兩樣意思前一段是  
說易其言便不能行是其言  
之不作則為之也難意思後  
一段言不能行所以易其言  
是為之難言之得無初意思  
後一段是正意前一段是餘  
意又曰集註圈內是從言說  
到行范氏註是從行說到言  
故麟士以為小別然總是一  
意皆是為之難言之得無初  
意此與為之難稍異者說一  
恥字為學者做較激切耳○  
份按或謂躬字內不必添行  
字逮字下不得貼言字皆謬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形旬今之不然逮及也去聲行不及言可

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去聲此故也○范氏曰

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

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

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易去聲○朱子

恥字上若是無恥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

范氏說最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事非

踐履到底烏能及此○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

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恥則自是力於行而言之

出也不敢易矣○厚齋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

躬行而徒言之是所恥也後之學者直講說而已義

論也

說統曰約之一字以此節情  
以此制用莫不皆然此章專  
為以才知自逞者發○翼註  
曰約字要認得真固不是豐  
約之約亦不是博約之約只  
照註不侈然自放說侈然自  
放縱肆不羈矜聰明才智無  
所不為的人約則與此相反  
寧拘無縱循規蹈矩不失尺  
寸故鮮矣○說義曰約字要  
淺淺說老子曰治人事天莫  
如章簡緣省事其失自少此  
是實理若依陽明作求放心  
解則是徹首徹尾工夫豈止  
鮮失乎又朱子云老子之學  
全是約文景之治漢曹參之  
治齊便是用此

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  
在一所不知恥之何哉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鮮上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慶源輔氏曰約與放

之中放則逸尹氏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於規矩之外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徒簡而已或曰

約恐失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凡事自收斂○此約

字是實字若約之以禮約其情則約字輕○問以約

失之者鮮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

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曰說得甚

分明○南軒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

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附語錄如老子

之學全是約極而至於楊氏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



亦禮與其奢也寧儉之意集註云非止謂儉約也然儉約亦在其中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

謝氏曰放言易去聲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或問言懼其易故欲

訥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致堂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奚貴於學哉○南軒張氏曰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修無二毫徇外之意也○雙峰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胡

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

份按說此章者每云君子天性欲訥欲敏殊不見君子用心獨苦意在重寫欲字却反說得輕矣必如胡氏此說方寫得欲字出方見得矯輕警惰變化氣質之學

說統曰語意只是教人進德之志如云君子只患德之不脩不思人之真和鄰有相親附之義有相夾持之義○翼

註曰據註類應解還主同德之人聲應氣求說若只以秉彝好德言則鄰固不足以盡之覺未真切○困勉錄曰以秉彝言則舉天下同出於一德固不可以不孤有鄰論也自氣稟物欲之拘而其不相應者多矣然秉彝者必無盡亡之理則聲應氣求固所必有也要如此看

說統曰事君交友須要精誠去感格又或須乘機投入不

從之如居之有鄰也朱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問鄰是朋類否曰然

非惟君子之德有類小人之德亦自有類○此言有德者聲應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彼言敬義立則內外兼備德盛而不偏孤不孤則交中大字○新安陳氏曰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德行道有得於心者指有德之人而言之陳氏謂行道有得於心者皆是因人用功處論如孝弟忠信之類是也愚謂行道有得於心不能有加於明德懿德德性之外正以復其明全其懿盡其性而已是得於天者其本然之統體行道有得於心者乃其脩之復之之條目也○已上得於天者與行道有得於心者其不同如此若知德者鮮不恆其德之類則又汎言義理之得於心者其所包者又甚廣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數色角反



然而徒以言語輕數。安免辱  
疏指出。屢疏正要當事者求  
所以善用其規。非是教以不  
合則去之義。○困勉錄曰。說  
統此說。與蒙引存疑。但主見  
幾說者不同。各有其妙。並存  
可也。○董思白曰。須知進言  
者。不宜動輒歸咎君友之疏  
辱。唯數斯辱。唯數斯疏。苟非  
數也。何嘗不可以從容而論  
也。二斯字可味。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  
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

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

義合。故其事同也。

勿軒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皆此意也。○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入合者。皆主義  
義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兄弟以  
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故君臣朋友之事  
同也。○東陽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為者。固非  
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  
一數字。所以專主諫爭說。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四



